



孫內翰北里誌序

唐翰林學士孫啓撰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壻
鄭詹事再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
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所聞質於內庭
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故進士自
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梁子弟平進
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

以同年俊少者爲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
仍歲滋甚自歲初等第于甲乙春闈開送
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年延至
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
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於他處惟新進
士設 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
則倍於常數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
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

者咸可就詣如不恡所費則下車水陸備
矣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語者
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
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
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
才辯必謂人過言及覩北里二三子之徒
則薛濤遠有慚德矣予頻隨計吏久寓京
華時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

反疑不能久常欲紀述其事以爲他時談
數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謂泥蟠
未伸俄逢喪亂鑿輿巡省峻函鯨鯢逋窟
山林前志掃地盡矣靜思陳事追念無因
而久罹驚危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
記聊以編次爲太平遺事云時中和甲辰
歲無爲子序

北里誌目錄

海論三曲中事

天水僊哥

楚兒

鄭舉舉

牙娘

顏令賓

楊妙兒

長妓萊兒
次妓迎兒

次妓永兒
次妓桂兒

王團兒

長妓小潤
次妓小福

次妓福娘

俞洛真

王蘇蘇

王蓮蓮

劉泰娘

張住住

附錄狎遊妓館五事

胡証尚書
裴思謙狀元

鄭光業補袞
鄭合敬先輩

楊汝士尚書

北里不測堪戒二事

故王金吾式
今狐博士高

目錄終

孫內翰北里誌

說纂十五 雜纂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為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恠石盆池

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
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記諸
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為爆炭
以難姑息亦妓之衰退者為之諸女自幼
之故也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
為漁獵亦有良家子為其家聘之以轉求
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
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朴備至

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為之行第率
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

悉為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

以夫禮待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而為諸

謂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

侔矣然其羞乞筋之態勤叅請之儀或未

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

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叅禮大京兆但能

制其昇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
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
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
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
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
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
姬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
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

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醵繼燭
即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
歌今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
但蘊籍不惡時賢雅尚之因鼓其聲價耳
故右史鄭休範仁表嘗在席上贈詩曰嚴吹
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

流霞酌願聽雷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
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
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竇先輩
扇之鄭竇本吳人或薦裴讚為東床因與
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
四年裴公致其捷與覃同年因詣事覃以
求維揚幕不慎廉隅猥褻財利又薄其中
饋竟為時極嗜欲於長安中天水之齒甚
輩所棄斥長於覃但聞眾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
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

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
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緡不

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

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煉子也居其里

中能制諸妓覃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

楹可二斤許全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

入堯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

泗交下褰簾一覩亟使舁回而所費已百

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徃徃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窓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

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爲人異常兇暴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仝版使鄭光業昌時爲補家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寃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

則楚兒已在臨街窓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鷄肋難勝子路拳抵擬嚇人傳鐵券王有鐵券免死罪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

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筆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皆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為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

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釀宴辟數妓
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
臣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崇皆在
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
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
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
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
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

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
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

各取彩繒遺酬孫龍光爲狀元

名偃文府弟爲狀元

在乾符五年

頗惑之與同年侯彰臣

潛杜寧臣

殊彦崔勛美

昭趙延吉

光盧文舉

擇李茂勳

第茂藹

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

同年盧嗣業訴釀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
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

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

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簡辭之子少有詞

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醜罰故有此篇

曲內妓之頭角者為都知分管諸伎俾追

召勻齊舉舉終真皆都知也曲中嘗價一

席四鑲見燭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

復分錢也今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

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其年酒

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為酒糾

坐久覺狀元微晒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

忽見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

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

傷人肌膚為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相國

少子離辭年自比員及第中甲科皆流品

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踈猛不拘言

語或因醉戲之為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

翼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

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顛同年皆

駭然裴公俛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裴公贊其

年主司今小天趙爲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
謂之郡君爲山內子予從母妹也甚明悟
爲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爲山屬意牙娘
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爲山自外歸內子謂
爲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郡君
也爲山愕然久之無言以荅亦終不敢詰
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
頗爲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
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爲畱贈五彩箋常滿
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
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嘆數四因索
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
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爲我持
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

人卽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
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
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
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
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慊之及卒
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挽
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
也其鄰有喜羗竹劉馳馳聰爽能爲曲子

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
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
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馳馳使唱馳馳尚
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僊子輜車忽在門
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
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
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
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

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日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麈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天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馳馳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馳馳曰大有宋玉在諸子

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爲耻遞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全相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旣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爲假母居第最寬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僂貌不甚揚齒不卑

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
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
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
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
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
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
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
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

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
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
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
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
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尚未信應
聲嘲笑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逡巡看取第
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碗鳴
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耗耗久不痊

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罷罷光遠嘗以長句詩
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
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
鯤不夜珠光連玉匣碎寒釵影落瑤樽欲
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蒐萊兒酬
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
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嬌別
翠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

年應促早辦名香爲返蒐萊兒亂離前有
闌闌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
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
諸妓權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
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泣訴
於他賓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
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遣甚眷之在翰苑
時每知聞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

妓曰迎兒既乏丰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窘於貌但慕萊兒之為人雅於逢迎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

已為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

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徹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

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

髀上為山所見名就今字衮求近白小求宰臨晉贈詩曰

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

博陵崔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本第

為四十一即崔次曰福艱字宜之甚明白

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

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澹贈詩方在內庭怪

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僊子曳霓裳惟應錯

認偷桃客曼倩曾為漢侍郎時為內庭次戶部侍郎

曰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僊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綠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謾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爲稱愜持詩於牕左紅牆請

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牕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鬪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刺感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麤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爲膏郎有無尙校數行

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
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
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
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爲之
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
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
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
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

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僊郎有
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
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
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
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
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
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
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釀飲於家酒酣

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泊冬

初還京果為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為

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祇接於客至春上巳

日因與親知契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

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縑麻北座者徧

通反甲麻衣對米盂為糾其南二妓乃宜

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

宣陽絲纈舖張言為街使郎官置宴張即

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為敬瑄二縑蓋

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來日可到

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

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

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

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既沒移栽分

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

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

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給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

柰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爲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俞洛真

俞洛真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琮尚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悅冒其季父之子珠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

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
得後投跡今左廣令攷門因中第遂佐十
軍先通洛真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勝之
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卽出之亦獲數百
金遂嫁一胥吏未暮年而所有索盡吏不
能給遂復入曲携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
真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亦時
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仁表常與詩曰巧

製新章拍指新金壘巡舉助精神時時欲
得橫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離亂前兩日

與進士李文遠

渭

渥之弟今改名

澣

其年

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
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
君來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
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題於楣間
訖先回間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言

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聳轡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矣因倉皇而回遂乃奔竄因與文遠思所題詩真識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庖饌有序女

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勛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牕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畱任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畱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畱任青蚨熱

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
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
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
王衍之嫌諸妓皆攫金特甚詣其門者或
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賃衛而返曲
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泰娘

劉泰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
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
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
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
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
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予
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

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
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
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矣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兒不振
是以門甚寂寞爲小鋪席貨草剉薑果之
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
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

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
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筭其家拘管
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
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任住蓋求
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
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
逼其牕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
日中也佛奴龐勛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

佛奴爲徐州子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
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
疾辭彼即自爲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姬
爲之地姬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姬獨
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
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
宋姬因爲謾寢所以遂平生旣而謂佛奴
曰子旣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

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
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
他日住住又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
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
辱之乎子必爲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
有畜鬪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
其冠取丹物託宋姬致于住住旣而小鳳
以爲獲元甚喜又獻三縉于張氏遂往來

不絕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
小鳳爲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
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住住終
不捨佛奴指堦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
聲卽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
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
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爲鄭九郎主之
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滎陽撫

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
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
納三千久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
而未察其與住住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
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鬪飛上屋傷
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
奴父以爲小福所傷遂歐之住住素有口
辯因撫掌曰是何龐漢打他賣馬街頭田

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
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既不
審且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哈遞呼家
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
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良遂以生絲
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
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
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

來悟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
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
敢音翹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
打更將雞腳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詣
住住佛奴初傭徐邸邸將甚憐之爲致職
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
小鳳家事日感復不侔矣

附錄

胡證尚書

胡證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
度同年公嘗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
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衣
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胡
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
瀝逡巡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
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

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
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胡復
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
未能盡淋漓逮至竝坐胡舉躋將擊之羣
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胡曰鼠
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

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
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
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光業補袞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
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噐物悉授
其母別徵酒噐盡歡而散

楊汝士尙書

楊汝士尙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
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
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
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
無處不聞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
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

楚娘字潤卿
妓之尤者

余頃年往長安中鰥居僑寓頗有介靜之名然惚率交友未嘗辭避故勝遊狎宴常亦預之朝中知己謂余能立於顏生子祚生之間矣余不達聲律且無耽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懲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瀆皆目擊其事幾罹毒手實昭著本末垂戒

後來且又焉知當今無之但不值執金吾曲臺之泄耳 王金吾故山南相國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頃又有後至者仗劔而來以醉者爲金吾也因梟其首而擲之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牀金吾獲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瘞之 今狐博士瀆相君當權日尙爲

貢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訪之一
旦忽告以親戚聚會乞輟一日遂去之
瀉於鄰舍密窺見母與女共殺一醉人
而瘞之室後來日復再詣之宿中夜聞
女女驚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共斃之
母勸而止及旦歸告大京尹捕之其家
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可不具載於
明文耳 頃年舉子皆不及此里惟新

郎君恣遊於一春近不知誰何啓迪嗚
呼有危梁峻谷之虞則回車返策者衆
矣何危禍之惑甚於彼而不能戒於人
哉則鼓洪波遵覆轍者甚於作俑乎後
之人可以作規者當力制乎其所志是
不獨爲風流之談亦可垂誠勸之旨也
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廩也述誤陷所
以警其輕體也叙宜之所以憐拯已之

惠也叙洛真所以誠上姓之容易也舉
令賓所以念蚩蚩者有輕才之高見也
舉住住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讓之明心
也引執金吾與曲臺所以裨將來爲危
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北里誌

終

青樓集序

君子之於斯世也孰不欲才加諸人行足
諸已其肯甘於自棄乎哉蓋時有否泰分
有窮達故才或不羈行或不揜焉當其泰
而達也園林鍾鼓樂且未央君子宜之當
其否而窮也江湖詩酒迷而不復君子非
獲已者焉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
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

乃嘲風弄月畱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
嗤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百年未幾世運
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酤酒載嚴詩禍
叵測何以紓其愁乎小軒居寂維夢是觀
商顏黃公之裔孫曰雪簑者攜青樓集示
余且徵序引其志言讀之蓋已詳矣余奚
庸贅竊惟雪簑在承平時嘗蒙富貴餘澤
豈若杜樊川羸得薄倖之名乎然樊川自

負奇節不爲齷齪小謹至論列大事如罪
言原十六衛戰守二論與時宰論兵論江
賊書達古今審成敗視昔之平安杜書記
爲何如邪惜乎天憖將相之權弗使究其
設施迴翔紫薇文空言耳揚州舊夢尚奚
憶哉今雪簑之爲是集也殆亦夢之覺也
不然歷歷青樓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豔
史傳之也雪簑於行不下時俊顧屑爲此

余恐世以青樓而疑雪簑且不自其志也
故并樊川而論之噫優伶則賤藝樂則靡
焉文墨之間每傳好事其湮沒無聞者亦
已多矣黃四娘託老杜而名存獨何幸也
覽是集者尚感士之不遇時

至正甲辰六月既望觀夢道人隴右朱經
謹序

青樓集

說纂十六 雜纂

雪簑釣隱輯

梁園秀 姓劉氏行第四歌舞談謔爲當代
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
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摺樽
兒寨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隱語其夫
從小喬樂藝亦超絕云

張怡雲 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

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
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閻靜軒每
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鍾樓街遇史中丞中
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待行
否姚云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
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
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
輩當爲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

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闕史
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定酌歌席終
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畱
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
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暮
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
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
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

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
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
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客曰伯
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
機相呼可為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
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
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解語花姓劉氏尤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
疎齋趙松雪飲于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
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
公喜甚趙即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
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
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
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
思

珠簾秀 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
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
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
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
紅塵土一片閒情任春舒挂盡朝雲暮雨
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
遠映樓流鶯窺面葵低頭蝦鬚瘦影纖纖
織龜背香紋細細浮 紅霧斂彩雲收海

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
間半點愁蓋朱背微僂馮故以簾鈎寓意
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者

趙真真楊玉娥 善唱諸宮調楊立齋見其
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怨因作
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詠之後曲多不
錄今錄前曲云煙柳風花錦作園霜芽露
葉玉裝船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

帽邊啼玉靨咽冰絃五牛身去更無傳
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在眼前

劉蕤歌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
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
今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
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
夜相思泪彈至今膾炙人口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

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
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
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
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即殺所騎駿馬以啗
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矚意於郭一日
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
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
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

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小娥秀 姓邳氏世傳邳三姐是也善小唱能謾詞張子友平章甚加愛賞中朝名士贈以詩文盈軸焉

杜妙隆 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沙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卻比蓬萊渺寶鏡慵窺

玉窰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牕曉

喜春景 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張子友平章以側室置之

聶檀香 姿色嫵媚歌韻清圓東平嚴侯甚愛之

南春宴 姿容偉麗長於駕頭雜劇亦京師之表表者

李心心楊柰兒袁當兒于盼盼于心心吳
女蕙雪梅此數人者皆國初京師之小唱
也又有牛四姐乃元壽之妻俱擅一時之
妙壽之尤爲京師唱社中之巨擘也

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感栗工張
翦兒詞卽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
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
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把人

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
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
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渴羽清
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
曲兩兩玉童相竝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
與畱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周人愛京師旦色姿藝竝佳其兒婦玉葉
兒元文苑嘗贈以南呂一枝花曲又有瑤

池景呂總管之妻也賈島春蕭子才之妻也皆一時之拔萃者王玉帶馮六六王榭葵王庭葵周獸頭皆色藝兩絕又有劉信香因李侯寵之名尤著焉

秦玉蓮秦小蓮善唱諸宮調藝絕一時後無繼之者

司葵奴精雜劇聲名與宋郭相頡頏後有班真真程巧兒李趙奴亦擅一時之妙

天然秀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劉嘗侍史開府高丰神艷雅殊有林下風致才藝尤度越流輩閨怨雜劇爲當時第一手花旦駕頭亦臻其妙始嫁行院王元俏王死再嫁焦太素治中焦後沒復落樂部人咸以國香深惜然尚高潔凝重尤爲白仁甫李溉之所愛賞云

國玉第教坊副使童關高之妻也長於綠

林雜劇尤善談謔得名京師

張玉梅劉子安之母也劉之妻曰蠻婆兒皆擅美當時其女關關謂之小婆兒七八歲已得名湘湖間

王金帶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譖之於伯顏太師欲取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爲地求問於太師之夫人乃免

魏道道勾欄內獨舞鷓鴣四篇打散自國初以來無能繼者狀旦色有不及焉

玉蓮兒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揪握槩之戲嘗得侍於英廟由是名冠京師

樊事真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誚樊以酒酌地而誓

曰妾若負君當剗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
權豪子來其母既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
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
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
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篦刺左目血流遍地
周爲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者編爲雜
劇曰樊事真金篦刺目行於世

賽簾秀朱簾秀之高弟欠耍俏之妻也中

年雙目皆無所覩然其出門入戶步線行
鍼不差毫髮有目莫之及焉聲遏行雲乃
古今絕唱

天錫秀姓王氏侯總管之妻也善綠林雜
劇足甚小而步武甚壯女天生秀稍不逮
焉後有工於是者賜恩深謂之邦老趙家
又有張心哥亦馳名淮浙

金獸頭湖廣名妓也貫只歌平章納之貫

沒流落湘湖間酸齋嘗有老鶴啄之謂

周喜歌字悅卿貌不甚揚而體態溫柔趙松雪書悅卿二字鮮于困學衛山齋都廉使公及諸名公皆贈以詞至今其家寶藏之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

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欲就寢王掐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宿搆忽刺罕赤闥縛商欲赴刑部處

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攜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王奔兒長於雜劇然身背微僂金玉府總管張公置於側室劉文卿嘗有買得不直之誚張沒流落江湖爲教師以終

時小童善調話卽世所謂小說者如丸走

坂如水建瓴女童亦有舌辨嫁末泥度豐年不能盡母之伎云

于四姐字慧卿尤長琵琶合唱爲一時之冠名公士夫皆以詩贈之後有朱春兒亦得名於淮浙

平陽奴姓徐氏一目眇四體文繡精於綠林雜劇又有郭太香陳德宣之妻也亦微眇一目韓獸頭曹皇宣之妻也亦善雜劇

皆馳名金陵者也

趙偏惜樊孛闌奚之妻也旦末雙全江淮間多師事之樊院本亦罕與比

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逸人風高老點化之遂爲女道士浪遊湖海間嘗至松江引一髻髻曰閩童亦能歌舞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

之爲造疏語多寓譏諛其中有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槌百煉不回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乃欲下舊好遂從俗嫁之後不知所終

王玉梅善唱慢調雜劇亦精緻身材短小而聲韻清圓故鍾繼先有聲似磬圓身如磬槌之誚云

李芝秀賦性聰慧記雜劇二百餘段當時

言集序集
旦色號爲廣記者皆不及也金玉府張總
管置於側室張沒後復爲娼

朱錦繡侯要俏之妻也雜劇旦末雙全而
歌聲墜梁塵雖姿不逾中人高藝實超流
輩侯又善院本時稱負絕藝者前輩有趙
偏惜樊字闌奚後則侯朱也

樊香歌金陵名妹也妙歌舞善談謔亦頗
涉獵書史臺端雖薦角莪莪悉皆愛賞士

夫造其廬盡日笑談惜壽不永二十三歲
而卒葬南關外好事者春遊必攜酒奠其
墓至今率以爲常

小玉梅姓劉氏獨步江浙其女匾匾姿格
嬌冶資性聰明雜劇能迭生按之號小技
後嫁末泥安太平常鬱鬱而卒有女寶寶
亦喚小技梅藝則不逮其母云

楊買奴楊駒兒之女也美姿容善謳唱公

卿士夫翕然加愛性嗜酒後嫁樂人查查
鬼張四爲妻憔悴而死貫酸齋嘗以髻挽
青螺裙拖白帶之句譏之蓋以其有白帶
疾也

張玉蓮人多呼爲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
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蒲博盡
解笑談亶亶文雅彬彬南北今詞卽席成
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

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
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
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
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
君泪點成班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
聽門前過馬和泪看簾外飛花尤爲膾炙
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
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

兩鬢如顰容色尚潤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趙真真馮蠻子之妻也善雜劇有遶梁之聲其女西夏秀嫁江閨甫亦得名淮浙間江親文墨通史鑑教坊流輩咸不逮焉

李嬌兒王德名妻也姿容姝麗意度閑雅時人號爲小天然花旦雜劇特妙江浙駙馬丞相常眷之李生辰相君致賀禮遇公

葵則遺以馬腰截至今歌館以爲盛事

張奔兒李牛子之妻也姿容丰格妙於一時善花旦雜劇時人目奔兒爲溫柔旦李嬌兒爲風流旦

龍樓景丹秀皆金門高之女也俱有姿色專工南戲龍則梁塵暗簌丹則驪珠宛轉後有芙蓉秀者婺州人戲曲小令不在二美之下且能雜劇尤爲出類拔萃云

言
賽天香李魚頭之妻也善歌舞美風度性嗜潔玉骨冰肌纖塵不染無錫倪元纘有潔病亦甚愛之則其人可知矣

翠荷秀姓李氏雜劇為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石萬戶置之別館石沒李誓不他適終日却掃焚香誦經石之子雲壑萬戶孫伯玉萬戶歲時徃拜之余見其年已七旬鬢髮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

趙梅哥張有才之妻也美姿色善歌舞名雖高而壽不永張繼娶和當當雖貌不揚而藝甚絕在京師曾接司葵奴排場出是江湖馳名老而歌調高如貫珠其女鸞童能傳母之技云

陳姿惜善彈唱聲遏行雲然貌微陋而談笑風生應對如響省憲大官皆愛重之在絃索中能彈唱鞞鞞曲者南北十人而已

女觀音奴亦得其彷彿不能造其妙也

汪憐憐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
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
室處我涅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間
言數年涅沒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夫多訪
之汪汨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米里哈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
雖不揚而專工花旦雜劇余曾識之名不

虛得也

顧山山行第四人以顧四姐呼之本良家
子因父而俱失身資性明慧技藝絕倫始
嫁樂人李小大李沒華亭縣長哈刺不花
置于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居樂籍至今老
于松江而花旦雜劇猶少年時體態後輩
且蒙其指教人多稱賞之

李芝儀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

言
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余記其一聯
云善和坊裏驂騮構出繡鞍來錢塘江邊
葵子啣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至今
歌館尤傳之喬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女
童童善雜劇間來松江後歸維揚次女多
嬌尤聰慧今畱京口

李真童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即名動江
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

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

周旋三歲

一作

達秩滿赴都且約以明年

相會李遂為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
為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
之後達沒復為道士節行愈勵云

真鳳歌

山東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堅為沂

州同知確守不亂真恃以機辨圓轉欲求
好於彭一日大雪彭會客深夜方散真托

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辭後意甚密

大都秀姓張氏其友張七樂名黃子醋善雜劇其外脚供過亦妙

喜溫柔曾九之妻也姿色端麗而舉止溫柔淮浙馳名老而不衰江西亦有喜溫柔姓孫氏其藝則不逮焉

金鶯兒

山東名姝也美姿色善談笑搦箏

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甚昵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拋閃的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

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爲美談

一分兒 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

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描畫喜觥

籌席上交雜荅刺蘇頻斟入禮廝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般般醜 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

江湘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

言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即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爲人傳誦

劉婆惜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

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晉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尚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敷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公餘即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閹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還又聞尚書清

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
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
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
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歛衽進前曰
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
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
滋味別只爲你酸畱意兒難棄舍全大稱
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

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小春宴 姓張氏自武昌來浙西天性聰慧
記性最高勾闌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
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選揀需索近世廣記
者少有其比

孫秀秀 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
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事事宜 姓劉氏姿色歌舞悉妙其夫玳瑁

歛其叔象牛頭皆副淨色浙西馳名

簾前秀末泥任國恩之妻也雜劇甚妙武

昌湖南等處多敬愛之

葵山景田眼睛光妻也夫婦樂藝皆妙

葵山秀姓李氏其夫馬二名黑駒頭朱簾

秀之高第旦末雙全雜劇無比

荆堅堅善唱工於花旦雜劇人呼為小順

時秀

孔千金善撥阮能慢詞獨步於時其兒婦

王心奇善花旦雜劇尤妙

李定奴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唱八

聲甘州唱采八聲其夫帽兒王雜劇亦妙

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為花旦

羅春伯聞見錄載陳了翁題蔡奴像曰

觀全盛時風塵中人物尚如此嗚呼盛

哉余於青樓集不能無感云爾

言
至正丙午夏五月郡人夏邦彥書于風
月樓中

青樓集終



書